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一送

宋 寧宗五

兩朝綱目情要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壬午置湖南溪洞總首。戊子龍州蕃部寇邊。擄大崖埔。二月庚申夜。泊酒水寨。統知寨范浩屠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絕其恃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玠李玠討之。七月玠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深入之。卯。晚渡大魚河。庚辰旦。夫人望見官軍即走人膏。官軍追之。斬八級。夫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吳其部帳。夫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晚。好義等僅得濟河。翌日午已。遂至酒水寨。壬辰。夫人約路。到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事中樞密院。大畧謂不即受許。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本報。制置司恐夫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撤都統司納降。仍再申密院。大畧謂若更遲延。恐蕃部生變。兵連禍結。亦未得旨。甲午。張巖罷。丙申。陳自強兼參知政事。丁酉。雷。戊戌。幸太學。武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六十

推恩賜事有差。素說友。參知政事。自乾德已奉。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是春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為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樞長兼權。俄又除說友。蓋三員也。仲朝廷未置相。故自強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孝友兼權。樓璡亦三員。遂為故事。傳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請外除某。英敏暗撰知夔州。二月。乙巳。冊皇后楊氏。貴士寅簽書樞密院事。乙丑。再竄王德謙。于新州。是歲八月。死于貶所。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無為軍李運。言兩淮鐵錢。交于利害。詔戶部相度以聞。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于鐵錢利害。詔戶部併行相度。四月。丙午。出封樞庫兩淮交于一百萬。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大雨。丁丑。詔大理三街臨安府決條因。乙酉。幸聚景園。夏四月。己亥。朔。自有食之。壬寅。福州言瑞參生。乙卯。徽宗孝宗王暉光宗實錄成。陳自強等上進。五月。戊寅。陳自強為右丞相。自強既拜。首除蘇師旦定江軍丞宣使。時又有用符者。本籍仇家答頭。亦肖以恭淑皇后缺大。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人有李士謹言。初為仇貴直省官。亦用事。仇貴賂師旦夷斬。巧士謹俱流嶺南。李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休甚薄。宰相不滿四百千。下至寺監官。纔五十餘千。

都城物貴。不足於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半蟹。之以資費。獨宰執  
臺諫。不敢以臺酒饋。由是為臺諫者極貧。淳熙中。王牧為監察御史。月俸  
六十緡。其尤將違者。議以十緡助之。迄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或陰致饋  
聞於臺路。則公議騰沸。斥罰隨之矣。如夔帥張鼎。白銀淮東總領金注。院  
之類是也。自他曹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  
以為訝。其所用如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問。是時饋酒  
於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久之。惡其鄭重。則又折以錢。故一為臺諫者  
皆致困。有某路某司吏。亦嘗使命也。一日。枉道來拜。自言南士持節者。俾  
之入都。問之曰。某官命押信。便大小五百七十緡。未茶馬耳。余甚疑之。且  
不信。居數月。果報饋收之命。某年某月也。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不雨。辰辰。詔大理三街臨安府釋杖以下。秋七月。辛未。遣戰艦。出封  
嶽庫錢十萬。命殿前司造。壬午。罷三監鑄錢。司史漢陽新春。白虹貫日。癸未。  
禁抑納逃賦。降旨江浙州縣。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清道憲仁明功茂。  
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十一月。壬申。上冊寶于太廟。八月。戊申。  
置四川提舉茶馬。二員。分治茶馬事。吳越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

水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二

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妄殺人。孝  
宗知之。優命易文澤。然中。以教文閣侍制提舉茶馬。坐蔡州變。故降為某  
英殿侍從。奉祠。久之。優命出守。稍違實文閣侍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  
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曠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以任使。曠歎陰沮  
之。總無以為策。時胡大成為茶馬。查核諸坊額外之茶。且損蓄商中馬之  
直。留側。買馬必四赤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者。所市四赤一  
寸而已。其至軍中覓者。便泉。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  
謀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語其利病者。不能更。  
張。莫若優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使者駭之。乃詔總與鄧。朝論方難其  
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得若司換其  
直。故以馬胎入軍。誠以善價。格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論公者矣。翌日。召  
輅至轉府。使覓見之。立語少頃。人望見。遂有分司之命。大茶以為茶馬司  
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今二省  
樞密院條具。未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復四日。遂命直樞密閣知瀘州王  
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城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即日  
以奉司備官印視事于其宅。又以進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九六〇

捕齊長以來。自紹熙春。茶使視事。皆中知制司。總以身為從官。用故事不  
便。關白制使。謝源明怒。會得御史罷報。即追運過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  
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武興。以謁廟為名。與  
職樂飲。結驪而去。路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澤菽道使。難俸致為詞。  
馬。格果于後為殿。十一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事。甲  
子。詔比較瘦死囚。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九月庚午。袁詵友  
罷。壬申。立莊文太子後。孝宗之長子。郤王禧也。立為皇太子。而竟無刑  
至是立宗子。亦基馬之後。更名禧。授右十牛衛大將軍。明年二月。丁酉。  
置小學教授。癸酉。禁毀錢改鑄。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為銅。冬。  
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癸卯。貴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  
院事。丙午。命閱民兵。命兩淮諸州。以什冬教閱民兵萬弩手。丁未。大  
風。戊申。龍州蕃部降。李家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濁水。源殺于隴下。守臣  
楊素委江油令馬崇謀。與王致往安其降。夫人獻六牛馬。庚戌。制置司  
被旨。以家大元係漢人。竄入蕃界。結誘侵犯。罪在不赦。即與大州蕃部不  
同。甲寅。制置司使奉夫人服罪杖降。備於北時沮解。恐默府必嗔。反主使  
惠。明年正月。壬申。傳旨許之。制置司先奏夫人開張封限約三百里。从獻

###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〇

三

水。疎木砂密一處。既違言此皆夫人養生之具。恐難違受。又慮刑主帝親。  
引惹違禁。件未寧息。乞賜給運蕃部。亦許之。於是揭夫人錢引七百。銀稅  
三將士皆交實而降。得大軍二百五十八。濁水寨。通謂為四百五十。人  
乞。種定寨大。官給軍。五日一閱。及於乾坡。漁溪。濁水。三寨之側。寨小堡  
三。中。使並遣民戶口二百四十住居之。乾坡寨在平地中。無險。泥。王致又  
請於其前築水碓山寨。以為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圓丘。是歲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  
生宋王。赦天下。癸未。大風。己丑。更定選人改官法。言者入請選人  
曾度監當。獄官。錄令各三考。除官三考。無職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制。許  
就唐期。吏部引先。以八員四川。供給。以三員為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未昇  
等四人。川路應格者。卷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請使其律  
已奉公。究心職業。州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郎中。何言。曰。五十八。宜無一  
為之勳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略可見。詔吏部長。或許。議時  
吏部。又得應格者。俞。主一員。黃。由。適。兼。尚。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  
十二考。止。用。常。貢。舉。主。二。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開。禧。初。言。者。又  
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孝。宗。立。定。八。十

負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言。更不施行。廣寧。後置福田居養院。命諸路提舉。常平。主之。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括克。是冬。全國盜起。惟朔。是。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某。某。陽。府。推。場。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巖。帥。淮。東。樞。密。程。松。帥。淮。西。蓋。以。襄。陽。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該。卿。升。也。又。起。侍。郎。丘。憲。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舟。疾。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遣。掌。關。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入。轉。一。官。知。婺。州。於。是。大。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為。刑。部。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奕。言。世。將。家。皆。為。戎。帥。時。松。及。奕。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叔。似。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守。大。紹。滂。代。之。薛。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舟。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資。政。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全。陵。及。之。不。欲。行。乃。命。憲。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間。遂。掌。蓋。自。此。始。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朝。廷。雖。有。旨。揮。然。遠。方。自。如。明年。夏。馬。使。彭。格。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送。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鄧。味。書。籍。藥。物。計。之。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皆。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十。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鄰。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趙。漕。自。

水寨大典卷九百零四

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運迎送公用水脚之費。各司為數千緡。舊無所謂。歷境錢者。謝源明始創之。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壓境錢。並人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戍驛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內輪。監。官者與馬。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宦者棘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于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造優其舊。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以見官實數中尚書省。是秋王勳以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勳為小漕勳。晉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曾監利州。贈軍酒庫。演屢以舉劾。張於勳不許。會勳為其子什邡丞。駒于西憲。傳伯成舉劾。伯成答云。此劾。魏卿以馮州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薦。勳喜。即命史書紹曾奏牘。且急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屬。乃監利州大軍庫張燦。非紹曾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為押已。大憾之。及受命不竣。遂者徑行。勳亦連降。還于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勳將去。以漕司所積羨錢十萬緡。入備邊庫。言于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可支者。才為錢十四萬餘緡。而大川廣西總司錢甚夥。臺諫不直勳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實趙言。前知運軍府於漕司為所。即有嫌勳聞之。自言所欠兩。

總司綱運。自有列郡未撥家名。非漕司錢也。戶部以勲為是。符演管僅撥火而已。趙漕章本報六月。熱以病卒于漕。既而趙漕移西路。李傑代之。按驗。以勲為是。制神程松上其事。演時已罷。人坐制二官焉。初以諸司官理通判。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弟易簡。亦自福建漕幕擢守大寧。並用此例。

四年。甲子。春正月乙亥。大風。庚辰。殿內侍甘萬。以罪貶信州居住。為昇之弟也。上過德壽宮。為與有力焉。頗資寵。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雷。去

展。雨雹。西浮洞逃。軍為亂。破文昌。廣西經略司以為言。遣兵討平之。是月。盤量關上積糧。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度吏率全其

尚。論以相使。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

之罪。並特元。時陳輝總賦。遂降度牒。貳萬五千道。下總所收。釋補填馬。辛未。疾黃閣邊。并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喜。遂

決意開邊。二月壬子。獨臨安府。適有酒錢六萬。已未。立試刑法。避親法。庚辰。夜有赤氣亘天。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其夜二更後。行在

種料院。使八條巷內。右丞相府。大程官劉慶家遭火。自太廟南牆外。過衢。延燒種料院。及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教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即廳。次燒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庵。樞密院。親兵營。修內司。法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官門廊屋。殿旁。司。諸軍官。各連夜救撲。火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分撥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守內百司。百官守局。時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皆在太廟指撲。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祖宗神主。冊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住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焚祝子門。戊辰。早。和寧門。鳴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格材隊。白身。效。用。張。隆。用。飛。梯。登。門。闖。上。屋。脊。持。短。斧。擊。吻。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為。承。信。即。殿。前。司。軍。備。將。賜。金。十。兩。紡。絲。二。疋。侂。胄。人。賜。隆。金。七。兩。時。火。西。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上。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衆。至。未。刻。乃。滅。有。旨。日。抄。別。被。火。及。毀。屋。之。家。人。賜。錢。一。千。未。四。斗。小。兒。半。之。許。從。便。暫。住。城。內。外。寺。觀。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丞。樞。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己。巳。御。前。唱。賜。諸。軍。搗。實。執政。以下。欲。車。

駕過奇慈宮。不果出。是日太皇太后生辰。免過宮上壽。詔商販竹木。今兩浙轉運司免稅兩月。已刻周禁衛園子。從祖宗神主。再還太廟。庚子御葉。回祿為災。災不遠。可避正殿。令學士院降詔罪已。發西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堅冰之懼。皇圖增壯。青蓮昔日之觀。回祿災。復值季春之月。屬未撲滅。驟致延燒。豈荷春於三靈。迄肇安於九廟。余民廬之災燬。暨宮寺之蔓延。厥替何競。繫予不德。遠省菲涼之質。敢忘戰慄之患。言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側身而修行。率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補眇冲之不逮。庶銷譴異。式逢休祥。於是特進右丞相祁國公陳自強。引罪避位。跡三上。甲戌御筆。回祿為災。延及官寺。御當輔朕講求闡政。以答天意。御欲弓去。朕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瞻。仰體至懷。毋復有請。自強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涉雖作於僻。咎實因於黎獻。諄諄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來謙光之德。敢百辟瘵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齊怨。九廟尊安之如故。神同時憫。願翻坐之猶遠。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謁不許。又上表曰。災降於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焚北寺之黃門。乃示誅陰之變。上帝警具察之失。聖君非遠德之招。與其側席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

六

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自強等三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慮心至而尚赤。開伯配夫精之祀。既主於辰。商人閱書。蒙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得災惟取於交修。就令入奏於廷。英。易若會朝於北禁。許之。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亘天東北隅。太史局言應在魯徐分野。至是火乃作於都城。丙子侍御史陸峻言。爵攸之變。起於民居。三省六部。所有無異。追及太廟。使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祏震動。此宜感時所當有戒。以人事觀之。四方刑獄。動輒年歲。奏案不下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思賞責乎平。今則惟勢與力。是則刑法。責乎當今。則惟勢與力。是命將帥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靡有或遺。此皆不當乎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枚舉而更圖之。時知臨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侍罪詔放罪。而步軍司統制統領官何汝霖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官一等。吳規等十八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尹言。人程官劉慶者。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鄰人張三潘乙不即救護。詔慶女杖脊。鄰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鄰人。皆杖一百。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嘉泰之火。陳自強為右樞火。及其府主事吏。請免論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吐而不能言。縉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案案無孑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條住省之。自強大言曰。邦殿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〇

前可謂險今不爾。東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鼓五十兵  
 撤機仗。逆夫一金注檢。原何而退。事定。韓仇曾謂群公曰。丞樞生事。一委  
 於火。可憐。漢少助之。於是仇曾首遣萬餘。而諸公駭道。陸至。諸道及州城  
 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餘。運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  
 議不明。豈逆災於御史。斯文木長。有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  
 以來。未嘗見此一火。壬申。某質賣軍器。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處紀勝法。甲辰。許及之罷。賑恤江西  
 州縣水旱。乙巳。貴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賜出  
 身同知樞密院事。丙辰。諸軍選舉。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  
 而權要之臣。徇私執禁。請賜旁午。奔競日滋。寒峻見遺。乃者訓教屢中。曾  
 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儆中外。其有執道私言及受私書不以聞者。重寘于  
 理毋貸。殿前司兵闕。軍士典廵檢司平閑。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  
 論罪有差。五月乙亥。詔舉將材。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三人。不如所舉  
 者坐之。追封岳飛為鄂王。此寓開邊之意。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  
 雜効。以軍官子孫補之。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上其數于樞  
 密院。丁巳。增廣州強勇軍為千人。十一月庚申。命諸州置樞密軍簿。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〇

七

明年三月。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是日韓侂胄。卻生日賀儀  
 先是慶元三年。仇曾生辰。率執侍從。至四方收守。皆上禮為壽。直寶大閣  
 四川茶馬。蘇紅錦壁水水鹿地水之屬。脩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重其  
 度而預為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車十位。象已駭之。權工部尚書。蘇真  
 珠播播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  
 主。出小合曰。寒書生無以為獻。有少果枝。姑備一觴。答之乃棄金滿挑小  
 祭。上有大北珠百枚。象皆慙沮。至是韓之書表司。單本使太師。王鈞言。  
 十月五日生。所有諸路監司。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平例並不收受。如  
 是送到。定行退回。仰進奏官疾速。徧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却四方之饋。亦  
 有自秦邸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借也。開禧三年。仇曾生辰。大臣以下皆排  
 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持  
 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王降誕之  
 辰。仰祝鈞箕。壬寅。某議。執押濫賞。詔侍從堂。誅兩省官某議。八月癸  
 丑。詔自今以恩賞進德。或考過二官。壬子。核諸州撥積錢米。詔諸路監  
 司。實上其數于尚書省。秋七月不雨。甲子。詔大理三街。臨安府。兩浙  
 及諸路決繫囚。戊辰。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命諸路提刑。從宜斷決。傷

屬內外諸軍所屬營運息錢羊毛。編兩浙閩兩州通租。戊子。修保伍  
 法。命諸路提刑提舉同措置。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  
 保甲。八月己亥。皇帝王膳成。陳自強等上進。甲辰。賜范祖禹謚。曰正  
 獻。癸丑。編紹興府民身丁。詔廣官所在民。編身丁錢額。詳錄。丙辰。除  
 靜江府昭州折布錢。戊午。張孝伯罷。九月丁卯。嘉定捕盜改官法。有  
 司以為請。詔侍從毋議。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盜。實為二等。冬十月  
 庚子。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己未。詔使宜發庫。而淮利棗諸州。遇山  
 萊奏請不及者。聽元替庫。即日以聞。壬申。白氣亘天。十二月癸巳。諸  
 宰執優兼國用事。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委。  
 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戶部。而事權散紊。不便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  
 考。吏或苛酷。重困吾民。朕嘗有意變通。比覽自條奏疏。因思區畫。其違考  
 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  
 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領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  
 出會計。而總覈之。庶幾名實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  
 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于  
 諸路轉運司。開禧元年七月。韓侂胄兼國用使。已亥。詔改明年元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六

八

壬子。蔡州縣換私籍沒民產。甲辰。再編臨安身丁錢。三年。是歲有言  
 六部架閣。非閣官勿除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迨宣和再置。再省。紹  
 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後昇  
 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權門大書庫。今金權無復。兼司。則悉藏之架閣  
 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削學官之選。近歲滋益  
 輕。至有侍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閣官不除。有選人家閣中。  
 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是入都。見自強。求為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  
 豈不知近者。見閣方除。比何可得。衆為之踉蹌。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  
 由他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  
 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魁鼎至。見擢老目。  
 或問珍魁之名。曰。書生安得珍魁。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拜中。見衆金臺  
 盡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嘉定八年七月。  
 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總所拘監司。兼綱運。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  
 劉述提舉江東常平公事。生章免去。而湖廣總領吳玠申省云。述欠本所  
 綱運甚多。請留之打筭。述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玠移檄追還。此亦頃所  
 未有。述成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為評事。蜀人

郵之。鄉會斥不與。未兩月。點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知  
廣安軍。用李說事迎合素說友。以此得名。說友罪。遂亦坐黜。議者頗指說  
事為言去。方說之敗也。先藉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  
始遣官查拘其所有。吏因為姦。隱匿優不少。計其膏備直二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乙丑。春正月癸酉。初置激浦水軍。丁丑。詔以錄殿前司 壬午。  
雨霰。賜蘇洵謚曰文。二月丙午。蠲臨安酒稅錢。積欠十八萬緡。有奇  
詔蠲之。乙卯。竄竊點。生與察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  
舉州獄公事。進三官。送新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夔門。引疾不  
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乃言兵本可動。拂其意。乃進職二等。為顯謨  
閣直學士奉祠。去年冬十月乙未也。於是監察御史徐禔劾輔實不病。復  
奉所進職罪祠。公論大不予。時劉起晦除秘書省正字。商數月。禔入劾起  
晦。頃幸貴溪。由法沽舉。有罪相位而過邑者。起晦率士人百餘黨。欄僕送  
送。且為不遜語。比十日所知也。禔所云。指趙忠定也。起晦緣是罷去。待十  
一月丙戌也。點與禔頗厚。使人諷之。禔不聽。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點赴行  
在。禔遂劾點貪黷嗜道。民詞則捲官券數千而獲判。臺觀則較肉餅二事  
而責禔。言多類此。疎入。遂廢其命。今年正月己卯也。點聞之。上章自辯。首

論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泯沒而  
不與之直。次論禔私託不行。所以貽怨者數事。其末乃云。侍郎楊禔。秘書  
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藉以為國家元薦。楊禔召來。已到夔府。  
值潦不能出峽。起晦與徐禔向來同時。作縣相鄰。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  
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笑。望臣侍其與禔有平昔之舊。遂究禔以言  
勸之。由是大不相樂。禔仇肯見其章。大怒。陳自強退而批首云。臺諫乃耳  
目之寄。朝廷紀綱之地。翁點輒於奏牘。妄肆詆諆。以泄私忿。遂有是責。點  
身卒于貶所。人皆傷之。二人皆蜀田人。點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優之  
子。淳熙五年進士乙科。三月庚申。太白晝見。辛未。申嚴奉子令。申嚴  
生于弄殺之禁。仍令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癸未。貴士寅  
罷。士寅既賤貴。及為樞長。韓仇肯將用兵。士寅心知其難。而不敢顯諫。會  
與元帥趙介凡。仇肯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  
酬。仇肯怒。先是士寅有疎屬曰。費某家貧遠客。士寅館之。其後稍為  
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錢三百千。從堂中。千軍壘者。命既出。費某  
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不得。大喧。李大異時在鳳池。皆借數使官。入謁學  
館。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暴待此劫之。併及餘事。仇肯密示其章。士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〇

紹興之令典。有司改禮正名。朕將遵而行之。其以曠為皇子。進封恭王。是月。金虜來責渝盟。以邊民使掠。及沿邊增戍為辭。六月。罷廣東稅場八十一所。戊戌。命教閱禁軍。令諸路安撫司任責。庚子。以程松制置四川。辛丑。鄭挺罷。時為淮東安撫。坐擅納地人牛真。及劫漕水軍事敗。李二官罷。壬寅。天鳴有聲。復同安漢陽新春三監。乙巳。吏部七司法成。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明年三月頒行。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與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國朝舊制。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至公旦。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許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公著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洛公五日一朝。中公兩日一朝。拜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洛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中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〇

十一

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曹。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國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中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人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于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為侂胄第。又議仍給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棄納而止。蓋侂胄繫銜。比中公省同守。則其體尤尊。比洛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比當時討論之本意。三朝政要。呂中曰。國朝故事如仁宗朝。呂夷簡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哲宗初。文彥博以太師拜平章軍國重事。此三人者。皆累朝元老。德碩望隆。故憲以是職也。侂胄何人。而儉朋奸黨。乃以為比。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是之謂乎。丙辰。蘇師旦建節。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官覲領閣門事。丁卯。詔舉將帥邊守一二人。戊辰。贈趙汝愚官為少傅。是月不雨。癸未。詔大理府帥邊守一二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及諸路火禁因。八月丙戌。獨兩浙開兩州縣贖賞錢。置資善堂講臣。直講說書各一員。直講以命那應龍。皇子之未王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張聲道。侍太子初就傅諫議。李人吳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為名。從之。然嘉祐

問。英宗止除防禦使。改官條以皇子任侍讀。故書為稱。自紹興初。已置資  
 善堂。增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  
 大異夫於討論也。八月癸巳。雨。乙巳。以郭倪守揚州。自殿前副都指  
 揮使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是月。封贈劉光世。宇文虛中。光世。郡王。虛  
 中。少保。閩。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光世之孫伯霖有請。遂封王。  
 既入封。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平王矣。閏八月戊午。編斷例。自隆  
 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癸酉。罷遺應制科。何致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  
 祖者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郡守陳瓚  
 客。瓚入為司農丞。薦致於劉德秀。德秀亦喜之。時李壁為禮部侍郎。劉師  
 大為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  
 成。東陽杜福。遣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得急欲先得試。憂懇于壁。壁以  
 為狂。笑不顧。致更稱瓚。瓚即以德秀意為蘇師且言之。韓侂胄不得已於  
 德秀。為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致。致大憾。乃以利子  
 白廟堂。謂言詞多取僧疾。必觸報罷。乞罷已降召試指揮。且請放不已。時  
 郭友龍方為侍御史。俄而絛除右司諫。友龍先為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

水滸傳卷之九

子出身。故亦恨致。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垂解一布衣。何亦人  
 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絛論二謝。絛  
 故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詆。伊尹罷歸。致亦登仇曹之門。友龍無以為罪。  
 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光奔之道。而終為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  
 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感致以吳獵薦。尋召  
 正言。鄭景紹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戊寅。欽宗至。成。韓侂胄  
 等上進。併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九月丁亥。劉德秀罷。庚子。詔職  
 吏追還所受職。如舊法。庚戌。大風。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參圖。時歲  
 早。守臣陳靖。更圖瑞。參以獻。詔奪一官。庚午。復置和州馬監。十一月  
 乙未。申嚴告許之禁。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先宗御集。癸酉。詔永免  
 二浙身丁。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卹之政。詔曰。朕惟方  
 今大計。在寬民力。二浙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歛。吏  
 弗知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寐。爰教曠澤。厲示至懷。兩浙路身丁  
 錢項。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水除之。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細綿。李  
 心傳曰。大抵丁錢多偽圖所糊。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  
 世差役。優不免焉。是力役之任。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

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者戶長保正僅錢。復不給馬。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任。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死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任。有穀粟之任。有力役之任。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等。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任。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任三也。穀粟之任。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糶。川路清之勤雜。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任亦三也。通力役之任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竊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顧以越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戊寅。韓侂胄挑虜使。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未年止旦。特韓侂胄平章軍國事。欲問邊釁。命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傑入見。容止倨慢。持圖書。逡巡却立。若將去。上為起者。問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不平。俄贊者唱云。躬身立。躬字。金主父嫌名也。金主父嫌宗者名九恭。之傑端立不動。侂胄遽前奏請駕還內。雖有旨。更以正旦朝見。理。言時為館伴。所言如此。但問門語相差。誤。乃當時諫諍中略及之。偶未詳耳。朱質特為著作郎。上書乞斬唐使。侂胄雖不從。猶罷其天竺之游。明年春。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有和。二人論。蓋以是也。孝宗實錄。淳熙六年。

十一月乙亥。樞密院言。行昭軍中泗州勝。金國兀顏奩已追。臨問宗皇帝。并村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躬字亦合與避。而不避者。侂胄欲以挑虜也。續資治通鑑。韓侂胄欲用兵恢復中原。乃出封樞庫金一萬兩。以侍賞功。侂胄欲以賞士。實鎮興元。士寅固辭。遂罷樞密。是科。策士有論。宜未續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侂胄深建軍府。金人伺知朝廷有用兵意。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遣使來責渝盟。以遣民侵掠。及沿邊增戍馬。是月。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水軍弓手。李全焚連水寨。其使侍郎李壁。乞斬朱裕梟首境上。人皆寬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而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諫止開邊。同日。備外。是月。命教閱禁軍。八月。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詔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將帥。連守二二人。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封贈劉光世為郡王。宇文虛中少保。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果王矣。又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守揚州。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

月。增利馬軍司弩手。中郎將屬仲方造戰車九千弩。未及用而罷去。周亮繼之。用戰車敗虜于清水鎮。將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為恢復之期可必。借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是歲厲仲方造戰車。中郎將屬仲方者。為雁陽守。仲方本吉生。嘗造戰車九千弩。未及用而罷去。周亮繼之。或謂亮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真里賦圖來貢。獻瑞象。朕諸州水旱。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之。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古